

古講言

中国往事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七集]

“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先生北上暨在京疗病经过

旗人，好警察的材料

——从裁缝说到臧朗

文选专家

——近代文豪李密言

作家出版社

古講

往事中国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柒

[第柒集]

(台) 高拜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 - 2002 - 5055 号

正中书局授权作家出版社独家出版简体中文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7/高拜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9

ISBN 7 - 5063 - 2758 - 9

I . 新… II . 高…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1706 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七)

作者: (台) 高拜石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陈一铭

封面设计: 浸一 尚凡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60 千

印张: 11.5 **插页:** 3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758 - 9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登高放眼“春风楼” ——趣味盎然读历史

王宝生

2002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台湾正中书局郑重而强力推出了《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系列丛书，引起内地诸多出版业人士的关注。在周浩正先生的热情介绍和帮助下，我们有幸取得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权。

这是一套难得的具有丰富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能给人以深刻启迪的笔记文学巨著。作者高拜石先生，字嬾雲，又字般若，浙江镇海人，寄籍福州。斋堂名古春风楼，自号古春风楼主人。生于清末，毕业于民国年间北京平民大学文科，毕生从事新闻、文化事业，偏好历史研究。早年浪迹大江南北，与各地名宿耆老交游，寻访搜集了非常丰富的名人轶事，对于清末民初掌故尤其熟悉。其间曾在各报章杂志撰文，出手不凡。返闽后及至迁台，历任《福建民报》、《新生晚报》、《华报》、《寰宇新闻》及《中央日报》等报记者、编辑及主笔，台湾省新闻处主任秘书等职。

拜石先生善属文，工诗词，长于近代史笔，《古春风楼琐记》



洋洋三百万言，状写了自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近五百位各色各相人物，颇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论人记事、补史家之失，尽艺事之能”。拜石先生笔力雄放，酣畅舒展；学养深厚，纵横自如；屡现精妙之思，生花之笔，所引诗、词、联、赋，亦颇多佳构。全著之文学、美学品位甚高，又于不经意间透出了相当浓郁的社会风情、民俗韵味，既可见五花八门的官场怪状，又可领略三教九流的世俗风。拜石先生治史态度严谨，褒贬严格，在流畅洗练的笔触中，道尽近世百年风云。

《古春风楼琐记》原是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在台湾《新生报副刊》的连载专栏，后应读者要求，结集出书，曾两次重新编排印行。新生报社第一次编辑成书十九册，出版后反响热烈，一时洛阳纸贵。一位细心读者将十余年收集的剪报一一比对，发现遗漏二十二篇，遂寄出版社，出版社喜出望外，旋即补编一册，合二十册出齐。去年正中书局对此书进行重新编排，对版式及内文进行了修订，新编三十二册，并对文中个别古僻字词加了注音及注释，俾便于现代人阅读。

此次我们出版此书，除在内容上做了调整，还将繁体字竖排改为简体字横排，节省了版面，计划编排十六册，分两批推出。在材料使用上，力求使用目前国内最好的纯质木浆纸，以期此书可长久存阅。

由于作者是上一代的旧式文人，文中多有书面语、半文半白之处，一些引文已不太好理解，标点亦不甚规范、严整，我们除了对少数极明显的错讹予以校正，余皆任之。此书经过几次重排，可能会多有纰漏不当之处。编完之后，心甚惴惴。祈望读者谅解，亦请对所有不确不当之处不吝赐教，以期再版时补正。

编辑手记

遇见高拜石

——与芝翁谈《古春风楼琐记》

陈一铭

一日，夜深，空荡的办公室中，只有《讲古》主编还在灯下赶工，今天要完成《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的封面文案，面对少得可怜的资料，正为那一段作者介绍而努力着。不知是年纪大了，还是几天没睡好，一阵困意袭来，起身冲了今天第四杯麦斯威尔，喝了一口，回座继续奋战。过量的咖啡因反而催动睡意，愈感昏沉，隐约觉得一个人影靠近，突然，耳边响起……

高拜石（以下简称高）：小子，看得这么认真，很好看吗？

主编（以下简称编）：当然，这么好看的历史故事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对了，您是？

高：你不就正在看敝人的书吗？

编：您是高拜石，芝翁先生？

高：正是，知道你们正在重编我的《古春风楼琐记》，特来一观。

编：怎么可能，您不是早已……



高：《古春风楼琐记》字字句句都是我的血汗，我怎么能离开它呢？

编：您是说……您一直与书同在？

高：也可以这么说。

编：难道真是如古人说的“立言者”的不朽？也罢。您来得正好，我正好有事情教呢！

史事轶闻何处来

高：可以呀，我们总算有缘，你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吧。

编：高先生，我第一个想知道的，就是，您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史事轶闻？

高：叫我芝翁好了，这样称呼比较自在。哈哈，这个问题，我可得有些保留，这可是我的独家机密，不过看在你们这么认真编书的份儿上，我就告诉你吧！文史是我的兴趣，搜罗轶闻是我的嗜好。我早年浪迹大江南北，与各地名宿耆老交游，从他们口中就得知了非常丰富的掌故、轶事。

编：据我所知，您是新闻业出身的，这应该也有关系吧！

高：你倒是知道得不少。我半生从事新闻业，记者、编辑、主笔都做过，消息来源是很丰富的。再说，许多你们认为的史事轶闻、是否都是我们当时的新闻，我自然是很熟悉的，就像你们会很关心国内外情势一样。

《古春风楼琐记》的来历

编：那您怎么会想到要写《古春风楼琐记》呢？只是写新闻以外的意外收获吗？

高：本来只是想赚点稿费罢了。其实，在我们的年代，有写

“笔记”的风气，可不是你们上课记的那种，而是把一生所见所闻、所识所得记录下来，一方面给后人留下记录，也是虚荣地为自己“立言”。其实我书中很多的资料，也是从前辈的笔记中得来的，这么做也算是赓续前贤之志。

编：是否您也有孔子作《春秋》时的警世胸怀？用现代的话说，不会只是想说一些“名人八卦”吧！

高：我可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和孔圣人一样，不过，你说我光记“名人八卦”，那我就不能接受了。虽然我不很清楚你们“八卦”的意思，不过从你的口气，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我记的东西，可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过内容，应该知道我所写的东西，都是找得到出处的，而且我也有自己的考证，这些记载，我完全负责。

编：不好意思，芝翁，刚刚失言了。可是我看您书中不只是记述而已，也颇有褒贬，有时只看标题就可以知道您的态度了，这样做应该也有某种含意吧。

高：每个人写东西，都会有自己的主观看法，只是我表现的比较明显而已。不过我的褒贬可都是有根据、可受公评的，不光是自己的喜恶而已。其实一开始是游戏之作，只是想将自己的笔记整理出来，供报纸补壁之用，因为反应热烈，所以一写就连载了十年，真的也没想过有什么特别用意。

且说当年风光

编：原来如此。或许您真的没想过这么多，可是难道您不觉得这是一部值得细读的书？用现在的话说，您是否能给读者一个读它的理由？

高：只要是好书，读者一看就知道，还需要去“王婆卖瓜”吗？我们不时兴这样。这部书在当年广获好评，回函多得看不完，



我很有信心。

编：是啊，这部书在当年的确获得蛮大的回响，我想那是因为其中的人、事、物，还多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可是到了现在，年代已久，那些事都已陌生了，而且在这个出版爆炸的时代，我们更应该为读者找出好书，给他们一个阅读的理由，让他们读得理直气壮。

高：“读得理直气壮”，这句话说得有意思。我们很不好意思推销自己的书，不过既然你这么说，身为《古春风楼琐记》的作者，我也就不客气地为它说几句话了。当年在写的时候，只想把平生所记分享读者，增添大家阅读的乐趣。不过后来一些回函中提到的读后感，倒让我有些惊喜。

编：来自读者的回应，那是最直接、最有参考意义的，请快说。

高：年轻人就是这么急躁，也得让我喘口气啊！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位教授表示，我写的东西，对于他的文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他说我“论人记事，补史家之失，尽艺事之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所还曾指定题目，请我提供他们一些独家资料；还有一位先生，说是“可明理乱祸福之由，辨是非忠奸之分，收鉴往知来之效，甚有益世道人心”。当然最多的还是说，读来很有趣味。

编：听起来文绉绉，挺有学问的，这些的确都点出了《古春风楼琐记》的功能，也是对您的肯定。

具体而微的“小社会”

高：好说好说。我倒要请教，你们给读者什么理由去读《古春风楼琐记》呢？

编：老实说，刚拿到这书的时候，我也有点伤脑筋，不过当

我从第一篇《张师诚两试林则徐》翻到最末一篇《驰骋东南的鲁军》后，我就豁然开朗，觉得真是一本非读不可的好书。

高：小子，别拍马屁，快快道来。

编：刚刚说的，您的读者提到的，还是个别方面的肯定；整体来看，这五百多篇，不就是五百多个人生故事吗？他们不拘年龄、性别，包含各种阶层，各个行业，简直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社会”，读者可以不必跌跌撞撞去闯，就能从中得到五百多人全方位的智慧与经验。这样的书，编起来特别有劲。

高：你们真是太厉害了，竟然想出这样的诠释方式。虽然超乎当初我的设想，不过你们这样解读我的书，令人既惊奇又高兴，我以作者的身分保证，不会让你们的读者失望的。

编：多谢，有芝翁的背书，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编者的用心之处

高：可是就文字方面来说，虽说 I 也是使用白话文，不过和你们的白话文还是有些差距吧，这个时代的读者可以接受吗？

编：好的文字，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就说唐诗、宋词，甚至《史记》、《尚书》，也不都一直有人在欣赏吗？张其昀先生曾说，您是“自梁任公、林琴南以来，罕与其伦比，诚是列于现代中国一大文豪而无愧色”。其实您的文字还是很亲切、很容易阅读的，它有文言文的简练，却不艰涩，反而形成一种特色。

高：那是其昀兄谬奖了。我自认文笔还不差，不过要和任公、琴南两位前辈相列，那还差得远了。

编：您过谦了。不过，在此有件事要请您谅解。

高：嗯，但说不妨。

编：为了符合当前的阅读习惯，我们特别在编排上针对现代读者的需求重新设计，如在原有的标题上，另加了一个新的标题



来重新诠释，像第一篇《张师诚两试林则徐》，我们就加了一个《识人》的新标题。另外，在一些现在比较少用的字词下，也加了注释和读法，让读者念起来更方便、更舒适。

高：喔，我刚刚也注意到了，虽然看起来不太习惯，不过也蛮有意思的，而且你们松开段落的编辑方式，让版面看起来开朗、舒服多了。其实是我该感谢你们。书，本来就是要让人看的，让它更容易读，何罪之有呢？我想，这么做，对于提升读者的国学、语文程度，也会有所帮助，我也算是与有荣焉。

编：那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您会介意呢。

高：身为一个作家，当然是希望书能广为流传、受人喜爱，对于能把书的价值向上提升，有助于阅读的事，我是乐观其成的。我希望这套《古春风楼琐记》能获得好的成绩，这样我就能真正的“不朽”了。

编：谢谢您，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高：是我该谢谢你们，我是作者，比你们还紧张呢。

编：对了，我在网络上欣赏过您刚朴遒劲的书法，那幅《左太冲咏史》隶书，那笔法……

高：东坡说得好：“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话声渺渺，悠悠长长，逐渐远去，主编还想请教，来人却已杳然无踪。主编起身追寻，手却烫了一下——咖啡还热着，臂上还有枕睡的红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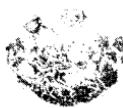
是夜有所梦，或是真有书魂？是耶？非耶？主编也是茫然。相逢便是有缘，谨追记所闻，以志其会，让大家一起来遇见高拜石。

注：陈一铭为台湾正中书局《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主编。

楼琐记 (七)

目 录

登高放眼“春风楼”——趣味盎然读历史	1
遇见高拜石——与芝翁谈《古春风楼琐记》	3
以经术饬吏治——赵惠甫才半用斲	1
词人贵公子——大鹤山人郑叔问	11
文选专家——近代文豪李審言	27
晚节不保——罗振玉与其治学之道	45
说客将军——何成濬生平	57
陈不倒与智多星——闲话政坛二“雪”	89
虚拟美人计——马君武的真性情	94
“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先生北上暨在京疗病经过	117
胡适推荐的中医——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128
胡适与糖尿病——陆仲安与胡适之病	132
风流将种江湖亡——郭人漳参加革命始末	134
还乡衣不锦——郭人漳附袁与反袁	149
女革命家之死——同盟会女杰方君瑛	153
妹夫棒打鸳鸯——陈协之棠梨之恋	169
红花岗烈士——钟明光屠龙遗恨	174
猪仔议长——吴大头棋差一着	179
炮轰总统府——陈炯明之叛	196



军官与护士——贺耀祖仙逝燕郊	222
白衣弘法——祇桓精舍与仁山居士	226
库兵搬运大法——从西什库谈到清代仓库	251
雍正家藏欢喜佛——雍和宫打鬼与喇嘛庙五怖畏像	263
光荣充军行——勇赴边陲的两个满洲世仆	281
鸳鸯折翼——杨瑟君、顾伯彤夫妇	302
旗人，好警察的材料——从载铨说到毓朗	317
眼盲心不瞎——朱瞎子清刚廉肃	327
鹿皮讲学——皮锡瑞抱古忧天	336
元史专家——屠敬山史学及生平	347

以经术饬吏治

—— 赵惠甫才丰用靳

咸丰间，太平军奄有东南，曾国藩率领三湘健儿，和太平诸将死拼，屡败屡战。一面广收人才，储以致用，其幕府宾客，一时称盛。其所特保、发营差遣之常州府属者四人：曰方元征（骏谋），曰周韬甫（腾虎），曰刘开生（翰清），曰赵惠甫（烈文）。四人中，刘开生为武进籍，其余皆阳湖籍也。

薛福成所著《庸盦文编》中《曾文正公幕府宾客》一文，方元征列于“渊雅”，周韬甫列于“隽辩”，刘、赵则并列“闳览”，皆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遇事赞划。

方元征，行谊卓然，不求闻达，后官“安徽直隶州”，有《敬业述事宜》文稿行世。

周韬甫，通知古今，豪于论辩，亦工诗，后官“主事”，有《餐芍华馆诗文集》随笔。

刘开生，能读书，尤周知四国，郭筠仙（嵩焘）、曾劼刚（纪泽）极称之，官“河南道员”，随使西洋充参赞。

赵惠甫，富于才识，以博雅善持论，工谋划，见重于国藩，官至“明州知州”，中岁解组，归寓常熟，淡泊若忘世，有可传者。



赵烈文一名“来求”，字惠甫，号能静，阳湖赵申乔（慎旃）六世孙。

赵慎旃，康熙进士，论学以不欺为本，由“知县”官至“户部尚书”，周悉物情，果于自任，死谥“恭毅”。子熊诏，字侯赤，一字裘萼，康熙状元，有《裘萼公剩稿》，故赵氏为阳湖世家。

惠甫曾祖汇，祖钟书，父仁基，字厚子，道光进士，官湖北按察使，有《悔庐文集》。元配高氏早卒，继娶于钱，无子，再娶于方，即方元征姑，生三子，惠甫居第二。惠甫自幼颖异能文，十余岁时，声誉已籍籍，只是对八股文没有兴趣，三次应省试，都没有考中，他便不再想从场屋图进取了。

太平军之役，南京不守，苏、浙、皖各省叠遭兵祸，宇内震荡，人民流离失所，惠甫与族兄伯厚，及周韬甫、刘开生、方元征等，讲论时事，共谋靖祸，变保乡里的计划。曾国藩时在安庆督师，听说这几个书生，都是地方贤能之士，更因曾和惠甫的父亲是朋友，因招赵入幕，惠甫遂拜曾为师，旋丁母丧回常，常州陷，避往上海，适清廷命举人才，国藩乃专疏特保赵等四人，发交大营差遣，惠甫遂居曾幕。

迨同治初，曾国荃围攻南京，国藩奏保惠甫参赞军事，江南平定，叙功授直隶州知州。

惠甫生性刚正，不乐为吏，更自审个性不适宜于作州县级的卑官。有一次，赴常熟闲游，见吴姓废园一区。背山面水，泉石清幽，便把它买了下来，略加修葺，挈眷卜居，大有终老是乡之意。

曾国藩以他方在强仕之年，不宜隐遁自逸，劝他出山，他虽勉应了，还是在犹豫着。

同治七年戊辰（公元一八六八年），曾国藩移督直隶，奏调惠甫等八人北上，初署磁州知州，不久即调易州，居官五年，国藩调回两江后，他也引疾致仕，家居二十年，读书兼攻金石文字自

乐。种树植石，涉园成趣，于光绪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疾卒，年六十二。

惠甫先后在国藩、国荃兄弟幕中，多所赞划，每有关于国家大计，可称为曾家兄弟的好帮手。

初入曾幕时，国藩奉命东下入赣，命惠甫到樟树镇视察军情，归来向国藩言：周凤山军“营制松懈”，不足当敌，宜预为准备，果然不出十日，周军遇敌先溃，幸后方已作预防，没有给牵动，国藩深重其才。

他和国藩论对外交涉，谓不宜以外国客卿来办本国外交，应自派适当人选，持节使各国，如汉、宋故事，乃能得其要领，国藩认为有至理，将他的意见，专疏入告，于是清廷始遣使分驻。中国派遣使节，实由惠甫首创此议。

他参曾九帅（国荃）军幕，时各省沿江一带，难民麇集，流离失所，在荒滩孤岛上，搭篷而居，或仅露宿，冻馁疾苦，朝不保暮，他向九帅进言，造渔具分给水上难民，自谋生活，并设局收养妇孺，教以工艺，以工代赈，所赖以全活的数万众。

又江南各省难民，因不堪太平军之徭役和苛扰，多抛乡离井，逃亡在外，清江宁将军都兴阿，向清廷奏请封闭各隘，不许内迁，难民进退失据，穷饿倒毙者遍野，惠甫向苏抚力争，始稍稍弛禁，全活无数。

国荃急捣金陵之日，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两部六十万人，奉天王洪秀全命，悉数来会，围攻雨花台曾军，国荃率众拒攻，前后凡六十余日，目不交睫者月余，两睛尽赤，卒于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陷南京。

大军入城时，国荃已神疲力倦，入帐便睡倒了。

湘军各营入城后，太平军余众仍有巷战者，遂沿途放火，萧孚泗继朱洪章入，焚杀劫掠，敌民不分，惠甫闻而不忍，且恐有

变，半夜排闼入室，促九帅起床，亲往禁止，城中始获安堵。

当时，有传曾国荃攻入南京发了大财，即他的同乡王闿运也有“曾沅甫辈真劫盗也”的讥评，曾九帅负谤甚深。

国藩有一次谈起这事，问他是否实在？

惠甫于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能静居日记》有云：

师（指国藩）亦至，遽谈，问沅甫（国荃字）收城时事，余（赵自称）曰：沅师坐左右之人所累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各员弁自文案以至外差诸人，则人置一簏（lù，竹箱），有得辄开簏藏纳，客至则倾身障之，丑态可掬。师狂笑，继又曰：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余曰：何冤之有？自古成大功者，孰不蒙谤，往往致杀身之祸者有之，终身废业者有之，下吏对簿者有之，盖“谤”与“名”二者相附而行，何足墨哉！

惠甫亲见曾军入城经过，其言亦率直无阿曲，自可信也。

惠甫为政，深懂得治道，在职“磁州知州”时，不汲汲于虚邀民誉，而悉心于审民之情，恤民之要，辨认其真利真弊之所在，而始着手兴革。

磁州地当南北要冲，京汉线未通路前，交通既繁，向由民间出车马以供官府之用，而官府差役胥吏，复因缘为利，需索陋规，惠甫因定个“轮应”的办法，每十天半月，始轮值供应一次，民困因而稍苏。

他以北方水少，农耕灌地，不是靠冰雪融化，便得望雨霖沛降，这等于靠天吃饭，最要不得；因命全州民户，开掘大小深井百余，饮用之外，并资灌溉，光绪丁丑（三年）、戊寅（四年）间，津沽一带大旱，农作物缺水焦枯，磁州独不为灾，老百姓始